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四十一

史部

宋書卷七十九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九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禕

武昌王渾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

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一年監南兗州諸軍事北
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出鎮廣陵尋以本號徙南徐州刺
史二十六年出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
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以廣陵彫弊改封隨
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
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悉給
襄陽及大舉北伐命諸蕃並出師莫不奔敗唯誕中兵
參軍柳元景先克弘農關陝三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

事在元景傳會諸方並敗退故元景引還徵誕還京師
遷都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當鎮始
興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
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元凶弒立以揚州
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為刺史
世祖入討遣沈慶之兄子僧榮間報誕又遣寧朔將軍
顧彬之自曾顯東入受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
并勢自頓西陵以為後繼劬遣將華欽庾導東討與彬

之弟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葑
彬之軍人多齎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
徵誕為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諸軍事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誕以位號正與潘同
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劔二十人餘如
故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揚
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顧彬之以
奔牛之功封陽新縣侯食邑千戶季之零陽縣侯食邑

五百戶明年義宣舉兵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乃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

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
秋又出為都督南兗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
州刺史餘如故誕既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索虜
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
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
入臺六宮薄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
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為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勤
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斷絕姑二女去年冒

啓歸訴蒙陛下聖恩賜敕解饒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喚
饒入交問汝欲死邪訴臺求解饒即答官比不聽通家
信消息斷絕若是姊為啓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
入臺饒被問依實啓答既出誕主衣莊慶畫師王強語
饒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
因叛走歸誕即遣王強將數人逐突入家內縛錄將還
廣陵至京口客舍乃墜死井中託云饒懼臯自殺抱痛
懷寃冒死歸訴吳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稱

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
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侶言之語頗漏
泄誕使大吏令監內執道龍道龍逸走誕怒鞭殺監又
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訴枉稱弟詠之昔蒙
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為誕奉送牋書經涉危險
時得上聞聖明登昨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
署臺位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傅元祀潛圖姦
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

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既聞
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罹其辜密以告建康
右尉黃宣達并有啓聞希以自免元祀弟知詠之與宣
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即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
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寃
枉事有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臣聞神極尊
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
眇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八紘不遺疏賤之賞威格天區

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鴻則古今之恒訓謹按元嘉
之末天綱崩禡人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
兼臣子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
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偽爵欣承榮寵沈淪姦
逆肆于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餘類單舟逆
遣披猖千里事哀行路賊忍無親莫此為甚故山陰傅
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重門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使
巖險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凶抽兵勒刃

遂使頓仆牢窅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筵莫立見之者
流涕聞之者含歎及神鋒首路欖槍東指風卷四嶽電
掃三江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遣書檄告譬
殷勤方改姦圖末乃奉順分遣弱旅永塞符文宴安所
莅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顧物議彎弧躍馬務是畋游
致奔牛有崩碎之陳新亭無獨克之術假威義銳乞命
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既妖祲廓清大明升曜幽顯
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顧望

淹踰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鉅億資貨不貲誕收籍
所得不歸天府辭稱天軍實入私室又太官東傳舊有
獻御喪亂既平猶加斷遏珍羞庶品回充私膳於號諱
之辰遽甘滋之品當惟新之始絕苞苴之貢忠孝兩忘
敬愛俱盡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相富貴
可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遙諷朝廷占求官爵侮
蔑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
姦慝每闕向宸御妄生規幸多樹淫祀顯肆祆詛遂在

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稱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
布朝野昔內難甫寧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刃擅價諸夏
天府禁器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
平餘黨逃命誕舍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細巧悉匿私
第又引義宣故將裘興為己腹心事既彰露猶執欺罔
公文面啓矯稱舊隸加以營干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
材專擅興發驅迫士族役同輿阜殫木土之姿窮吞并
之勢故會稽宣長公主受遇二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

身徇國追榮典軍誕以廣托宅宇地妨藝植輒逼遺孤
頓相驅徙遂令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含傷行路掩
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
徑塗攤隔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相臨川
烈武王臣道規名德茂親勲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
旨者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靈寢暫移先帝親枉鑿輿
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廟居宅前固請
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極有覩面目豺狼為性規牧江

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弘甫申所請仍謂應住東府宜為
中台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
戾不悛姦詖彌甚受命還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
鳩毒諂瀆膚躁是與比周又矯稱符勅設榜開幕事發
辭寢委罪自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署受坐將就囚執
諂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寬桎梏且
王僧達臨刑之啓事高閣即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遙
相要契醜聲穢問宣著遐邇含識能言孰不憤歎又獲

吳郡民劉成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
狀則姦情猜志歲月增積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
釁魯道方秦季子斷遠泉之誅近則淮厲覆車於前義
康襲軌於後變發柴竒禍成范謝亦皆以義奪親情為
憲屈況乃上悖天經下誣政道結釁於無妄之辰希幸
於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臣
子所宜服膺干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宜下
有司絕誕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坐

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近監興亡之由割恩棄私俯順羣議則卜世靈根於茲克固鴻勳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民於塗炭此臣等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誅誕以義興太守垣闓為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闓襲誕使闓以之鎮為名闓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為內應成以

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明旦將曉明寶與閭率精兵數百人卒至天明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焚兵籍赦作部徒繫囚開門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閭即遇害明寶奔逃自海陵界得還上乃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率大衆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悉使入城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

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
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
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
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慙懃累
加榮寵驟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克仰屈
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老永相
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
任枉酷即加誅剪雀鼠貪生仰違詔勅令親勒部曲鎮

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
奮戈萬沒豈顧盪定以期冀在旦夕右軍宣蘭爰及武
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帷
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所言世祖忿誕左右腹
心同籍暮親竝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
城內叛出者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嚴慶之進廣陵
誕幢主韓道元來降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
率衆來會誕中兵參軍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幢

主索智朗謀開城北門歸順未期而康之所鎮隊主石
貝子先衆出奔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朗斬關而出誕禽
光宗殺之光宗柳元景從弟也康之母在城內亦為誕
所殺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
居守自將騎步數百人親信竝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
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之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
誕行十餘里衆竝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為
我盡力不衆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死生

且還保城欲持此安之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遣將戴寶之單騎前至刺誕殆獲誕懼乃馳還武念去誕遠未及至故誕得向城既至曰城上白鬚非沈公邪左右曰申中兵誕乃入以靈賜為驃騎府錄事參軍王璵之為中軍長史世子景粹為中軍將軍州別駕范義為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皆加秩先是右衛將軍垣護之左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龐番蚪太子旅賁中郎將殷孝祖破索虜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司

州刺史劉季之誕故佐也。驍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
戰功，增邑五百戶。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爭甚苦。季
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少年時，宗慤共蒲戲，曾手侮
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為豫州刺史，都督司州。季之慮
慤為禍，乃委官間道欲歸朝廷，會誕反。季之至盱眙，盱
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為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
之。送首詣道隆。時誕亦遣問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
慶之，送以示誕。季之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衆曰：「此垣

護之頭非劉季之也太宗初即位鄭瑗為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瑗即使琰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愍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瑗即為劉勔所錄後見原僧愍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人者並由橫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為有天道焉誕幢主公孫安期率

兵隊出降誕初閉城拒使記室參軍賀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刀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弼字仲輔會稽山陰人也有文才贈車騎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幢主王璵之賞募數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祚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即走還城誕又加申靈賜南徐州刺史軍主馬元子踰城歸順追及殺之乃於城內建列立壇誓誕將

軟血其所署輔國將軍孟玉秀曰陛下親軟羣臣皆稱
萬歲初誕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
粹藏於民間謂曰事若濟斯命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
之分以金寶齊送出門並各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
粹十餘日乃為沈慶之所捕得斬之誕所署平南將軍
虞季充又出降書上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三所誕又
遣千餘人自北門攻強弩將軍苟思達營龍驤將軍宗
越擊破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為殷孝祖及員外

散騎侍郎沈攸之所破誕又加申靈賜左長史王璵之
右長史范義左司馬左將軍孟玉秀右司馬右將軍范
義母妻子並在城內有勸義出降義曰我人吏也且豈
能作何康活邪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五
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杆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
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又
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隆營別遣疑兵一百人出北
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大破之門者又為苟思

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寧朔司馬劉勔營攸
之又破之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
至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
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為間諜見許領宗既出致誠
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上遣
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募賞禽
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克外城
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

譚金前虎賁中郎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
三百人自南門攻劉劬土山為劬所破慶之填塹治攻
道值夏雨不得攻城上每璽書催督之前後相繼及晴
再怒使太史擇發日將自濟江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
諫曰誕素無才畧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內
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
怨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
上將受律羣蕃岳峙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

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剪封豕出討長蛇
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
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駕鈍之責行留百司莫不
仰慙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
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
糗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機
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
信易達雖為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者寡闇塞者衆忽

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祇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
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
以長江險闊風波難期王者尚不乘危況乃汎不測之
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
慶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
款冒啓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七月二日慶之率衆
軍進攻尅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尅小城誕聞軍入與申
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周滿胡思祖馳至

誕執玉環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於橋上
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
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同黨悉誅殺域內男
為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為軍賞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
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誠節擢為後將軍封周滿山
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戶胤之萊陽子食邑三百五十
戶胡思祖高平縣男食邑二百戶臨川內史羊濬之以
先協附誕伏誅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

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開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鞘睡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時有

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
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
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日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亘
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即位義陽王昶為征北將軍徐州
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
流殛愛存丘墓並難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或
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戎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
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

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寔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愈邁
愆流豐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維
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樂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
赭志於夷戮況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若前准降申
丹志乞薄改褊褊微表寔窆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
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誕及妻
女並可以庶人禮葬并置守衛太宗泰始四年又更改
葬祭以少牢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十
歲封東海王食邑二千戶二十六年以為侍中後軍將
軍領石頭戍事遷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
騎常侍領戍如故出為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
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荊州之始興臨安二郡諸軍
事車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
南將軍未之鎮世祖踐阼復為會稽太守加撫軍將軍
明年徵為祕書監加散騎常侍尋出為撫軍將軍江州

刺史進號平南將軍置吏大明二年徵為散騎常侍中
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常侍如故又出為南豫
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國子
祭酒常侍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憲三
封殊級往晉之令典唯皇家創典盡弘斯義朕應天命
光宅四海思所以憲章前式崇建懿親永垂畫一著于
甲令諸弟國封竝可增益千戶七年進司空常侍祭酒
如故前廢帝即位加中書監太宗踐阼進太尉加侍中

中書監給班劍二十人改封廬江王太祖諸子禕尤凡
劣諸兄弟蚩鄙之南平王鏐蚤薨鏐子敬淵婚禕往視
之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禮不舉樂且敬淵等孤苦
倍非宜也至是太宗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
西方公汝便為諸王之長時禕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
也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訓和欣
慰要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都
令王隆伯等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餉幼文銅

鉢二枚餉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詔曰昔周
室既盛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實事彰往代
難興自古雖聖賢御極寓內紆患太尉廬江王藉慶皇
枝蚤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修聲淡薄親情厚結行路
狎昵羣細疏溢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尚敦
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平表於
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當璧
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

室之事無不諮公不虞志欲難滿妄生窺怨積慝在衿
遂謀社稷曩者四方遘禍兵斤畿甸搢紳憂惶親賢同
憤唯公獨幸厥災深忤時難晝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
絃歌側耳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各令弟事兼
家國摧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況身被
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尚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
使遺半紙之書志棄五弟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勲烈義
不參謀必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既震羣凶肅

蕩九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覘
天察宿懷協左道咒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
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
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咒大設供養
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咒詛孝武并及崇
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己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
覺委臯所生徼幸敝隘僅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寶為
公見信事既彰露肆之于法公不知慙懼猶加營埋遣

左右二人主掌殞命顯行邪志罔顧吏司又挾閣豎陳
道明文闕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以為信誓又使府
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宮掖公
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
臯左黜公稽古寡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及帷
房朝野所輕搢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任益民之職
非唯一朝有自來矣大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留中未
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即長人情無哀戚侍

拜長寧從祀宗廟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
愛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著于時義陽念遇本
薄遭公此譖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崇憲
太后譬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毒橫
流初誅宰輔豺志方扇於建章宮召朕兄弟逼酒使醉
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必清
閑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內崩墜于其語次劣得小
止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

色見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忿憾
惟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愛善朕獲南面不長惡逆
挫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
盡朕在位甫爾卹義具瞻仍值終阻蜂起日耗萬金公
卿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奉賢畜優廣朕踐阼之初公
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充養外不助國
散賜諂諛徧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羣小交構遂
生異圖籍籍之義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八柄

德育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為可公既才均櫟

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虛靜而坐作凶咎自

闕

深

釁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永尋多難惋慨實深凡人
所行各有本志朕博愛尚仁為日已久尚能含讎恕臯
著于觸事豈容於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宜疾
負荷之重寧得坐觀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之徒
宜時誅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公身居戚長情禮兼至
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中國憲以弔不臧今以淮南

宣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為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戶侍中王如故出鎮宣城
上遣腹心楊運長鎮兵防衛同黨柳欣慰徐虎兒陳道
明寧敬之間丘邈之樊平祖孟敬祖竝伏誅明年六月
上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請免官削爵土付宛陵
縣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大鴻臚持節兼宗正為副奉
詔責禕逼令自殺時年三十五即葬宣城子充明輔國
將軍南彭城東莞二郡太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即

位聽還京邑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食邑二千戶為後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索虜南寇破汝陰郡徙渾為武昌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怨左右人援防身刀斫之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其枕以為笑樂世祖即位授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出鎮京口孝建元年遷使持節監雖梁南北秦四

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雒州刺史將軍如故渾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為永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絕其屬籍徙竹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汝親則同氣義則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磐石云何一旦反欲見圖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可至此豈唯天道助順逆志難克如其凶圖獲逞天下誰當相容前事

不遠足為鑑戒加以頻歲釁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厲
精以固七百汝忽復構此良可悲惋國雖有典我亦何
忍極法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逼令自殺即葬襄陽
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太宗即位
追封為武昌縣侯王翼之字季弼琅邪臨沂人晉黃門
侍郎徽之孫也官至御史中丞會稽太守廣州刺史謚
曰肅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

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以為使持節都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進號左將軍增邑千戶時司馬庾深之
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尊深之及主帥每案之常懷
忿怒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呵責伯
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啓聞如此恐
無好休茂曰為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事及主帥且舉
兵自衛此去都數千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

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左右黃靈期蔡捷世滕穆之王

寶龍來承道彭叔兒魏公子陳伯兒張駟奴楊興劉保

余雙等率夾轂隊於城內殺典籤楊慶出金城殺司馬

庾深之典籤戴雙集徵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車騎

大將軍開封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士荀銑諫爭見

殺伯超專任軍政殺害無已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

休茂被創走見殺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

率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為

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暢之不能自固遂得入城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攻休茂生禽之將出中門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城中抗亂無相統領時尚書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為休茂中兵參軍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啓事云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為永嘉王子仁北中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戶尋事泄伏誅恭之坐繫尚方以玄慶為射聲校尉有司奏

絕休茂屬籍賤姓為留上不許即葬襄陽庾深之字彥
靜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
史為長沙內史南郡王義宣為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
將軍督湘州七郡明年義宣為逆深之據巴陵拒之轉
休茂司馬見害之旦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
州刺史荀銑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
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為冠軍將軍

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為江州刺史尋加征虜將軍
邑千戶入為秘書監領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
給事中前廢帝永光元年轉中護軍領崇憲衛尉太宗
定亂以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南兗四州諸軍事鎮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彭城反
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督北討諸軍事加
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解兗
州增邑二千戶受五百戶泰始五年徵為中書監中軍

將軍揚州刺史常侍如故明年出為使持節都督江郢
司廣交五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未
拜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兗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未拜以驃騎大
將軍還為江州進督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
遺詔進位司空改常侍為侍中加班劍三十人休範素
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

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
生王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
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
又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澁無才能不為物所向故得自
保而常懷憂懼恒慮禍及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
當權近習秉政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
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
不降意折節重加問遺

闕二字

留則傾身接引厚相資給

於是遠近同應從者如歸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
雖未表形迹而釁難已成母荀太妃薨葬廬山以示不
還之志解侍中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
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
為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資力出鎮夏口
慮為休範所撥留自太子浹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欲
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表治城池
修起樓堞多解榜板擬以備用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

月遂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榜
解板令手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衆二萬鐵騎數
百匹發自尋陽晝夜取道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夫治
政任賢宜親疎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
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
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絕朝聘
之禮是以根疎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
泰寧之世足以爲譬孤子忝枝皇族預闢興毀雖欲忘

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獻三光滌紛四表太祖文

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歷秉鉞西服鳴鑿東京搜賢選
能納竒賞異孝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
宏業中興儲嗣不腆遂貽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
邁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
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長居卑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規行
不軌事迹披猖驃騎以忤顏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
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為親二王之釁實有

由已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為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

奉時如天事兄猶父非唯令友信為國器唐叔之忠而
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光潔德厭民
望並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于留心親戚去昔
事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
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闕牆致此禍害
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而慮
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卧內唯有運長

道隆羣細無狀因疾違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
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內假帝旨外
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
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義望失度昔魏顆擇命
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
及匡諫猶以為罪交間蒼蠅驅扇禍戮爵以禍重才由
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徧布朝省諂諛親
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事先闕已雖非

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
事不加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道於君父格
以古義豈得為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
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姦機是以
望陵墳而摧裂想鑿旂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
負荷顧命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
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
一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

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為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
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冑籍冠冕世歷忠貞
位非恩樹勲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縱讒
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正內賴諸賢
防勒姦軌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
走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冲幼宜明典章征虜
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眄骨肉何難逼使離
隔禽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

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恒恐以此乘之鉗勒州郡
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即遣啓
并有別書若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
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
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
奉今上如事先朝夙宵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
江衢有何虧違頓至於此既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
所說以孤子納士為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為國計在昔

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內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鼎
司捍衛畿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
逼主上年穉宗室哀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疆場嬰塗
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
戍卒歷年怨思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
求心何事非亂又以繕治盆壘復致囂聲自晉宋之災
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里且脩城池整郭邑為
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任農夫不應

實力強兵作鎮姑熟俱防寇害豈得獨嫌於此昔成王之明而為流言致惑若使金滕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保樂毅歸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祇以兄弟之讐爾觀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安坐得乎脣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謝寃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宋世無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

氣輕死排數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
不克但干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
外息爾功有所歸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
同奉溫清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誰周邵之職頗
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蚤誅張
溫趙趙文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
惑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
禍原銳然奮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

制凶黨揚颿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
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奐佐郢兵權
在握厥督屠枉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之比肩孤
子此舉增其忼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
意故先告懷徒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疋毀窮盡
無日庶規史跡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大雷成
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
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壘領軍將軍劉劭前充

州刺史沈懷明據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衛將軍

袁粲中軍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衛殿省時事起

倉卒不暇得更處分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

於新林步上及新亭壘自臨城南於臨滄關上以數十

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見其可乘乃偽往請降并宣齊

王意旨休範大悅以二子德宣德嗣付回與為質至即

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

並奔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墨蟲

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相知聞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勔自石頭來赴仍進桁南戰敗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為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王遣隊士陳靈寶齎首詣臺道逢賊棄首於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為據衆愈疑惑張永棄衆於白下沈懷明於石頭奔散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墨蠡逕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闕明門出降宮省恒擾

無復固志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妃別取宮內金銀器物以充用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姥宅與墨蠹戰破之至宣陽御道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蠹文豪及同黨姜伯玉柳仲虔任天叻等許公輿走還新茶村民斬送之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德嗣弟青牛智藏並伏誅詔建康秣陵二縣收斂諸軍死者并殺賊屍並加藏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

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劍休範馳兵象
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
或自免況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宋書卷七十九

宋書卷七十九考證

竟陵王誕傳誕又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隆營○劉

道隆監本誤作劉道產

臣承蒼

按劉道產卒于元嘉

十九年今定作劉道隆是時道隆為徐州刺史率兵
來會事見本傳之前

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鞘睡既覺已失

髻矣○南史鞘作稍睡作眊

臣承蒼

按眊羽毛飾也

三國志劉先主性好結眊時有人送犛牛尾手自結

之從稍旣為是

廬江王禕傳前郡令王隆伯○郡監本訛郡今改正

宋書卷七十九考證

謹案卷七十九第二頁後一行左右皆悉入菰葑
刊本菰訛菰今改下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牛繼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

八十一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四十二

史部

宋書卷八十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

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
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
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

子項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

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

真江婕妤生皇王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

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王子子衡

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王子子況與皇王子子玄同生

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子雲

次皇王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

與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子師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
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
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
安王子真同生杜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
王子產廬陵王子輿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
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為明帝
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

歲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
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其年遷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
撫軍將軍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州命
王子尚都督揚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三部諸軍事
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戶
邑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其
年又加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
鄞縣多鰥田世祖使子尚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

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子母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寵稍衰既長人才凡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皇后令曰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玉嬖亂縱慝義絕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十六楚玉山陰公

主也廢帝改封為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廢帝敗楚王肆情淫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王不能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兗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

史八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
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
世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為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風為世
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時廢帝在凶多所誅害
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
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殞
葬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為變
迎立于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

邁通謀又手招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為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盆口停不進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為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為帝即偽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遣左衛將軍孫沖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劉胡率大

衆來屯雒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顛總統衆軍臺軍屯據
錢谿斷顛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顛
聞胡去亦棄衆南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
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即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
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為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
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
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右將軍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

永光元年遷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東揚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太宗即位改督為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守如故又徵為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顛不受命舉兵反應晉安王子勛即偽位進子房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吳晉陵並受命於顛太宗遣衛將軍巴陵王休若督諸將吳喜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晏起兵殺顛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為松滋縣侯

食邑千戶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為禍難勸
上除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為法屈聖達
是遵朕埽穢定傾再全寶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
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構扇妄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
夏侵斥都鄙羣凶密相唇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
興禍亂令舍人嚴龍覘覩官省以羽林出討宿衛單罄
候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祗在蕃規相應援通言北寇引
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姦回弗逞

陰慝已露宜盡憲辟寔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
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
正刑典松滋侯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籤帥
羣小潛通南蠻連結祗等還圖朕躬雖咎戾已彰在法
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為庶人徙付遠郡於是
並殺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崇憲太后既崩自
慮將來不立不自安劉祗在南兗州有志為逆嚴龍太
祖元嘉中已為中書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為舍人

甚見委信景和泰始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懷異端故及於誅

臨海王子頊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五年改封臨海王戶邑如先其年遣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鎮徙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進號前將軍前廢帝即位以本號都督荆湘雍益梁寧

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即位解督雍州以
為鎮軍將軍丹陽尹尋留本任進督雍州又進號平西
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
勛即偽位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雒尾奔敗吳喜
張興世等軍至子頊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明四年
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為東中郎將吳郡太
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戶邑如先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

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
諸子凡為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及為南徐
州又割吳都以屬之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為貴妃班
亞皇后謚曰宣葬給輜輶車虎賁班劍鑿輅九旒黃屋
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
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
詞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
有懷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巡靈周之殘冊略鴻

漢之遺篆弔新宮之奄映
嘖壁臺之蕪踐賦流波以謠
思詔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
竟滯悲其何遣訪物
運之榮落訊雲霞之舒卷
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之春
翦桂枝折兮沿歲傾瑤華碎兮
思聯情形殿閉兮素塵
積翠圮蕪兮紫苔生寶羅暘兮
春幌垂珍簾空兮夏幃
扃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宮冽兮
朱火清流律有終深心
無歇徒倚雲日裴回風月思玉
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
闕竭方池而飛傷損園淵而流
咽端蚤朝之晨罷泛輦

路之晚清轡南陸蹕閭闔轢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
素造松帳之葱青俛衆盾而慟興撫藐女而悲生雖哀
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存飛榮於景路沒申藻於服
車垂葆旒於昭術竦鸞劍於清都朝有儷於徵準禮無
替於粹圖闕瑤光之密陞宮虛梁之餘陰俟玉羊之晨
照正金雞之夕臨升雲磬以引思鏘鴻鍾以節音文七
星於霜野旗二耀於寒林中雲枝之天秀寓坎泉之會
岑屈封羸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雙靈兮達孝思附

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必至諒顯晦之同深予棄西
楚之齊化略東門之遙衿淪漣兩拍之傷奄抑七萃之
箴又諷有司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
蒼梧云二妃不從婚義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
妃則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
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
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尚得
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初立新廟尚書

左丞徐爰之又議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官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葬畢詔子鸞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部禮儀並依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即位解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既誅羣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仍葬京口太宗即位詔曰夫紆寬申痛雖往必追緣情惻愛感

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蕃維而凶心肆忌奄羅橫禍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旂天秀以雪沈魂可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十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先封為南海王並加徽謚又曰哀枉追遠仁道所弘興滅繼絕盛典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異族猶敦況

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
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沖弱性識早茂鍾
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橫羅酷禍國胤無主寃
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
為嗣追改子鸞封為始平王食邑千戶改葬秣陵縣龍
山延年字德沖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諡曰沖王明年
復以長沙王纂子延之為始平王紹子鸞後順帝昇明
三年薨國除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年五
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
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戶仍
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又遷丹陽尹七年兼衛尉
前廢帝即位加征虜將軍領衛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為
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
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軍將軍
四方平定以為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

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
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
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
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
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
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尚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王
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
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為彊庶使天

下不敢闕覘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
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為主劉氏不辨今日沒諸
兄弟冲眇為羣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
心不得無媿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
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為心爵秩自
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憶
我敕旨時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未還既還白上以
將來非社稷計宜並為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
歲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戶仍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七
年遷使持節監廣交二州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之鎮遷征虜將軍
南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為丹陽尹將軍如
故尋復為南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遷左將軍
丹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

五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八年以為度支校尉秦南
沛二郡太守仍為冠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景
和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將軍如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晉
安王子勛為逆留不之鎮進號撫軍將軍事平賜死時
年九歲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
三年卒追加封諡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

五歲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為淮南國罷南豫州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即位二郡並復舊子孟仍國名度食淮南郡景和元年為冠軍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戶邑如先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年四歲封晉陵王食邑二千戶未拜其年薨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

年年四歲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景和元年為前廢帝所害時年六歲太宗即位追諡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年生八年薨追加封諡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生仍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沖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曰故東平沖王休倩託芟璿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

遺胤莫傳孝武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為後既承國
祀方奉丞薦庶覃遐慶式延于遠而妾顏訓養非恩撫
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詭申慈愛崩
背未幾真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掩自茲以後專
縱嚴酷寔顯布宗戚宣灼宮闈用傷人倫爰惻行路妾
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
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年許之其年賜
死時年四歲

武陵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恃尊隨惠勲狹政弛樂飲無廢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胤嗣景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圯含生懼滅賴英孝感奮掃雪冤恥勲纘陞厯拯茲窮氓繼絕追遠禮訓攸尚況既帝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為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

既無釐總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
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疹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
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後
廢帝元徽四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
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持節督郢
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為沈攸
之所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
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攸之平乃之鎮其年薨時

年九歲國除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沸騰難結天下而世祖之脣亦殲焉彊不如弱義在於此也

宋書卷八十

宋書卷八十考證

豫章王子尚傳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三年南
史作二年

始平孝敬王子鸞傳檀弓云舜葬蒼梧云二妃不從。○
南本梧下無云字又二作三

史臣論彊不如弱。○如監本誤知今從南史

宋書卷八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二百四十三

史部

宋書卷八十一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一

劉秀之

顧琛

顧覲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定以為餘姚令卒官秀之

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
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東海
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
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
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為廣陵郡丞仍除撫軍江夏
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行參軍出為無錫陽羨烏程
令並著能名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
除建康性纖密善糾擿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

之每稱之於太祖世祖鎮襄陽以為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世祖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廣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飢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為政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秀

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馬
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
谷南口氐賊楊高為寇秀之討之斬高兄弟元凶弒逆
秀之間問即日起兵求率衆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
不許事寧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
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
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
金所攜賓寮並京邑貧士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

之為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
州為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日斬曜戒嚴
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
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即梟其首進至江陵為魯爽所敗
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為監持節刺史如
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戶明年遷監郢州
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為右衛
將軍明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與子

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粟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為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史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為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

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
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率五年雍州刺史海
陵王休茂反為土人所誅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
惡事畢還都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
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為左僕射
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詔曰秀之識
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宣累嶽往歲逆臣交構

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贊戎兩宮嘉謀徽譽寔彰朝野
漢南法繁民嘆屬佇良牧故暫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
踰朞德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
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心生榮
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履謙守約封社
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
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為千戶謚為忠成公秀之野率
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

二十萬布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
儁齊受禪國除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之父恢
並為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
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
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
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
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

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荅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為彭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復為司徒錄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

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軍尋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禕復為誕安東司馬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誕為刺史即琛為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置將佐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徵為五兵尚書未拜復為寧朔將軍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

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闔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闔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待琛等素厚三年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齋書板琛為征南將軍牧為安東將軍琛子前尚書郎寶素為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參軍寶先為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丞濟為冠軍將

軍從弟前司空主簿晏為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素結
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
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世祖曰
劉誕猖狂遂構豐逆凡在舍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
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
誘臣即共執錄偽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
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琛前司兵參軍孔桓之
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即日便

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東骸詣闕世祖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之召琛出以為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為撫軍中兵參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焉琛仍為吳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多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為

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
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即位
復為吳郡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
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
服闋起為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帝元徽三年卒時
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為左丞
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
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非公自當更有釐正

而自頃効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為其科
寶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
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
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為冠
軍將軍徐州刺史淵之為長史太祖即位以舊恩歷顯
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
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掾覲之初

為郡主簿謝晦為荊州以為南蠻功曹仍為晦衛軍參
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為揚州主簿仍為弘
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
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
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在家每
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後義康徙
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為東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
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理

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
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還為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
誕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書吏
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
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覲之正色曰卿乃以忠義笑
人淑有愧色元凶弑立朝士無不移任唯覲之不徙官
世祖即位遷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為義陽王昶東中
郎長史寧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為右衛將軍領本

邑中正明年出為湘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大明

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吏部尚書四年致仕不許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邨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剗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剗剖賜子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

謂宜哀矜覲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為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為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覲之議加左軍將軍出為吳郡太守八年復為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為會稽不果還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覲之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

始初四方同反覲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覲
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
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覲
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覲之心迹清全獨
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既平以為左將軍吳郡太守
加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為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
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謚
曰簡子覲之家門雍睦為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續緄

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厨與覲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覲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闡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

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
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為辭斯則
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
徒著書立言咸以為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
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
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修夭榮枯之序
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沖神寂鑒一以

貫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
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徒吉凶素著威衛不能防若夏
氓宅生於帝宮豈齟殘傷之崇漢臣衍貨於天府寧免
餒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
之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疝之災
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飢席義
枕仁徼禍於促算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
况乃叢迹流惑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

害策情以竿窮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
閑泰其神沖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
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修天夫何為哉問曰夫書稱惠
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
無兆宣攝有方天闕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
於曠野明珠招駭於閭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
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遐紀彭竇以繕衛延命盈忌
以荒酒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

遊惡蹈凶處逆踐禍宣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
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聞通裁
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宣攝有方豈非
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
世遐年揆厥所原就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說起予
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
一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劒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
人肉其骨而含嚼膏粱時或嬰患深澗乖微寵之津空

谷絕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稊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
離沮爾乃躋跼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吉
凶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宓賤喪領梁野之言豈不
或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竇叟將以何術晉平趙
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孰正
至如雷濱凝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
矯鑄旌善之文華子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
川而異歸者也殊塗均致寔繁有徵即理易推在言可

畧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雲動權豪之
術鈞質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
以藉榮揮價彼獨擯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
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脈之徒歟若神仙所序
顯明修習齊彊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効安在喬
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
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
期貧豪莫差修天無爽有允瑣辭無愆鄙說統而言之

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
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啻其拙操之則慄舍之
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清論光
心英辯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
天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犁丘叡識弗免豈非聖愚
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
虛以涵育疑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
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涼之岨嚴兵猛兇無

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
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
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
礮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稟仲尼之道不在奔
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逡
巡弗獲履危踐機僂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為及中
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
功順東門心悔而迹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

構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獠狗逐而華子奔腐
鼠遺而虞氏滅匣狻逸而林木殘櫝珠亡而池水竭凡
厥條流曲難詳備揉形役思其効安徵豈若澡雪靈府
洗練神宅据道為心依德為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
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
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
指期善惡前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
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

之具必有待而存顯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
安生藉梁豢以延祀資信禮以繕性秉廉義以効情聖
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
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
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
綜五德弘鋪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
羣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為唇齒
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棄纖紈損絕梁豢必云微生

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責以祈
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
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
非所以為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既以理命縣兆生數冥
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師循訓範若藉數任天則
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
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
末懷畧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

心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踐逆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
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
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
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疴勿藥有喜所謂縱情
蹈道無假隱括若膏盲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
弗理此則率由踐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
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
循獎彛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

疾弗顧瑤碧盈尺阽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
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
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翳暮思服巢許之情捶勒曾史言
膺蹻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修
習雖存陵惰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徼山
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躡談異矛戈兩濟何傷
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霑榮塗施提飾荷聲
故剗心流腸捐生以亢節火妻灰子靈名以償義若幽

期天兆則明揚可遺冥數自賓則感効宜絕豈其然乎
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為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為用蓋
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
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
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睽愛離會既命
之所甄昏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
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
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已亦由

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
臣師資既幽期自賓心力感効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
哉愿字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於世大
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為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盛江服朱修
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並誠載艱一忠惟帝念
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碇之師舟無隻反雖霜霰並
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

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聞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取焉

宋書卷八十一

宋書卷八十一考證

顧琛傳琛以宗人顧碩頭○南史無頭字

即琛為會稽太守○南史即字下有以字

顧頤之傳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食一本作食

宋書卷八十一考證

謹案卷八十第五頁前二行臺軍屯據錢溪諸本
錢訛前據張興世沈攸之鄧琬等傳改

卷八十一第八頁後一行而自頃劾無輕重諸本
劾訛刻據上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